

你為甚麼選擇寫詩？你的詩作題材大部分來自生活，以生活化的取材作寫作的線頭，年輕人會較易掌握嗎？

我選擇寫詩有兩個原因：其一是「虛榮感」，覺得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很高；其二是詩的文字要求少，適合在香港這個空間狹窄、生活節奏急促的商業社會裏生存。相對地，寫散文和小說需要空間（我從來沒有一張屬於我的書桌）。

詩有華美與樸素之分，我選了後者。寫詩猶如長青春痘，這是年輕一代必經的階段。詩材最好從熟悉的事物開始，因此以生活化的題材作為寫作初試，最為適合。我教過的一名小學生，他就曾這樣寫「我的志願」：

我的脾氣不好
常常發火
所以 我適合
做一個火機

「脾氣」、「發火」和「火機」都是常見的，只要學生對生活有感觸，寫出來的就是好詩。你說寫詩難嗎？這篇「我的志願」，學生只用了五分鐘在課堂上完成，一點也不難。

年輕人多讀本地文學作品，最大的好處是甚麼？

寫作，無論任何文類，都要厚入薄出。閱讀就是積厚的途徑之一。多讀本地文學作品最大的好處是容易引起共鳴與吸收，因為內容都是我們熟悉的東西。比如香港有作家這樣寫電車：

走出去，前面是電車站，盡處是天后地鐵站。電車拖拉長長的辮子，從前清牽扯到現在。時間和畛域，車身上南洋依瑪打平安油或者是保心安油的廣告，色彩斑斕得停留在七十年代，跟巴士外面甚麼補習名師的廣告分庭抗禮。

以上這一節描寫地方、物件，以至車身廣告，讀後使人感到親切、難忘。



關夢南

作家、編輯

1970年代與友人創辦《秋螢詩刊》，曾主編《星島日報》副刊「文藝氣象」、「陽光校園」文藝版。著作《關夢南詩集》獲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，其他著作包括《看海的日子》、《關夢南散文集》、《關夢南輕鬆寫作10堂課》。近年常到中學任教寫作班和演講，對推動校園創作不遺餘力。



校園作文的評改標準會不會窒礙學生在寫作方面的「成長」？

文藝創作與校園作文，我看並非對立，而是相通的。考試需要評分、比較，有規範是無可厚非的，這是實踐公平、公正的制度。但在規範的限制內，還是容許創意寫作的。比如寫「乞丐」這個題目：

在加士居道一棵開花的白李樹下，一個乞丐坐在樹蔭下的綠椅上面。他的衣衫殘破，可以嗅得出雨露渴着汗臭的味道。他的皮膚很黝暗，看得出飢餓和塵埃的污痕。他的頭髮又長又亂，而且很髒。但是，他的眼睛卻出奇的清明，鼻子很挺，彷彿呼吸着最清新的空氣的那種滿足而殷切的樣子，嘴唇好像唸着自己最得意的詩篇的詩人。

這樣富文學性的描寫，任誰都會打高分。若喜愛文學創作的同學的作文不獲高分，我看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屑受規範，往往不知不覺就離題了。只要他們能克服心理障礙，文學創作的素養會成為中文寫作課程的補藥。兩者不是魚與熊掌，而是互為補充。

現時社會各界對出版文學刊物的支持是否足夠？甚麼原因令你堅持下來？

寫作因文學雜誌而聚。沒有文學雜誌，文學愛好者就無從練筆，更遑論堅持與進步了。從前因為讀者眾多，報章副刊都有投稿園地。現代商業報章都不支持寫作了，惟有依靠政府與有心人培育香港文壇後進，比如辦一些文學刊物，但社會對這些刊物反應冷淡，市民購買力不夠。社會閱讀風氣差，根源是重商輕文的觀念強。要改變就要從基本——文學教育做起。教育不能以短衡長，要堅持才會衍生意義，我與文友辦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》，就是因為這個信念。文學是美好的，我沒有灰心的理由。

讀者來稿的題材、體裁和水平有明顯的轉變嗎？你對香港文壇新一代有甚麼期望？

香港文學雜誌編輯的責任之一，是為愛好文學的人提供發表機會。江山代有人才出，編《文藝氣象》(1992)時遇到董啟章；編中學生報《陽光校園》(1995)時碰到韓麗珠、黃茂林等；編《秋螢》(2002-2009)時發現了雨希、西草、波希米亞等，我都沒有忽視。現在編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》(2011-2012)，發掘的人才更多，他們成長的速度更快。我對香港文壇新一代的期望比以前更大、更有信心。文學教育工作是需要累積的，累積的結果一定是更厚。

你最近閱讀的香港文學作品是甚麼？

我最近因為研究香港六十年代小說，所以讀到以下幾個很好的小說選本：《香港短篇小說選》(五十年代)(集力出版社，1985)、《香港小說選》(1948-1969)(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，1997)、《香港短篇小說選》(六十年代)(天地圖書，1997)。喜歡散文的可讀黃仁達的《放風》及拙作《香港散文選讀》；喜歡新詩的可讀黃燦然編的《香港新詩名篇》及拙作《香港中學生新詩佳作100首》。

